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一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一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 (CIP) 数据

江湖奇侠传 / 平江不肖生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5.5

(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典藏大系)

ISBN 978-7-215-09028-6

I . ①江… II . ①平… III .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566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 450002 电话 : 0371-65788056)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88

字数 : 800 千字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215-09028-6

定价 : 175.00 元 (全四册)

目 录

第 一 回	装乞丐童子寻师 起宝塔深山遇侠	1
第 二 回	述往事双清卖解 听壁角柳迟受惊	9
第 三 回	红东瓜教孝发庄言 金罗汉养鹰充卫士	18
第 四 回	董禄堂喻洞比剑 金罗汉柳宅传经	27
第 五 回	万二呆打鱼收义子 钟广泰贪利卖娇儿	35
第 六 回	述前情追话湘江岸 访义父大闹赵家坪	44
第 七 回	陆小青烟馆逞才能 常德庆长街施勇力	53
第 八 回	陆凤阳决心雪公愤 常德庆解饷报私恩	61
第 九 回	失镖银因祸享声名 赘盗窟图逃遇罗汉	69
第 十 回	木枪头亲娘饯别 铁拐杖嫉驰无情	77
第 十 一 回	吕宜良差鹰救桂武 沈栖霞却盗收红姑	84
第 十 二 回	跛叫化积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93
第 十 三 回	罗慎斋八行书救小门生 向乐山一条辫打山东老	102
第 十 四 回	大乡绅挽留周教师 小侠客气煞洪矮牯	111
第 十 五 回	小侠客夜行丢裤 老英雄捉盗赠银	118
第 十 六 回	湘江岸越货劫书籍 岳麓山寻仇遇奇侠	126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师坟痛哭万载县	135
第十八回	小侠客病试千斤闸 老和尚灵通八百鱼	142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远入定 打和尚来顺受伤	150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显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计	158
第二十一回	逢拐骗更被火烧 得安居又生波折	166
第二十二回	香山城夫妻行巧骗 村学究神课得先机	174
第二十三回	练飞刀惨掳童男女 忧嗣续力救小夫妻	182
第二十四回	迁兴宁再练童子剑 走南岳惊逢智远师	190
第二十五回	小剑客采药受惊 新进士踏青被骗	197
第二十六回	古庙荒山唐采九受困桃僵李代朱光明适人	204
第二十七回	光明婢夜走桂林道 智远僧小饮岳阳楼	213
第二十八回	剪纸枷救人锁鬼 抽芦席替夫报仇	221
第二十九回	土地庙了道酬师 义冢山学法看鬼	229
第三十回	小豪杰矢志报亲仇 勇军门深心全孝道	237
第三十一回	入深山童子学道 窥石穴祖师现身	248
第三十二回	惊变卦孝子急亲仇 污佛地淫徒受重创	256
第三十三回	述奸情气坏小豪杰 宣戒律枪杀三师兄	265
第三十四回	动念诛仇自惊神验 无钱买渡人发杀机	273
第三十五回	偷路费试探紫峰山 拜观音巧遇黄叶道	280
第三十六回	诛早魃连响霹雳声 取天书合用雌雄剑	291
第三十七回	未先生卜居柳仙村 沈道姑募建药王庙	302
第三十八回	药王庙小和尚变尼姑柳仙村沈道姑收徒弟	314
第三十九回	陆伟成折桂遇奇人 徐书元化装指明路	324
第四十回	朱公子运银回故里 假叫化乞食探英雄	332

第一回 装乞丐童子寻师 起宝塔深山遇侠

从长沙小吴门出城，向东走去，一过了苦竹坳，便远远地望见一座高山，直耸云表。山巅上一颗白果树，十二个人牵手包围，还差二尺来宽，不能相接。粗枝密叶，树下可摆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个被太阳晒着。因为这树的位置，在山巅最高处，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见他和伞盖一般，遮蔽了那山顶。那山横跨长沙、湘阴两县，长只六十余里，高倒有三十余里。从湘阴那方面上山，虽远几里路，然山势稍缓，走的不大吃力。从长沙这方面上去，就是巉岩峻削，不是精力极壮的人，决没有能上去的。长沙、湘阴两县的人，都呼那山为隐居山。故老相传，说那山在清初很有几个明朝遗老隐居在里面，遂称为隐居山。

这隐居山底下，有一个姓柳名大成的，原是个读书人。只因读过了四十多岁，尚不曾捞得一个秀才，家里又有不少的祖遗产业，父母都亡故了，便懒得再去那矮屋里受罪。他夫人陈氏，容貌既端庄，性情又贤淑。因此伉俪极为相得，中年才得一子，就取名一个迟字。

那柳迟生长到四岁，无日不在病中，好几次已是死过去了。柳大成延医配药，陈夫人拜佛求神，好容易才保留了这条小命。然性命虽保留了，直病得枯瘦如柴，五岁还不能单独行走。加以柳迟的相貌生得十二

分丑怪，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鳊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欢喜号哭，哭时张开那鳊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柳大成夫妇，有时带着他去亲戚朋友家，人家全不相信这般一对漂亮的夫妇，会生出这么奇丑的儿子。只是柳大成夫妇因中年才生这个儿子，自后并不曾生育，夫妇两个疼爱柳迟的心，并不因他生得奇丑减少毫发。

柳迟到了七岁，柳大成便拿了一本《论语》，亲教柳迟读书。柳大成夫妇的意思，多久就虑及儿子不能读书，不过打算略试一试。若真是不能读，便不枉费心血。谁知只教一遍，即能背诵出来。柳大成逐页地教，柳迟竟能逐页地背。并且教过一遍的，隔了十天半月问他，仍然背的一字不差。这才把柳大成夫妇，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但是柳迟虽有过目成诵的天才，却是极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读书，本是小孩子的通病。只是普通不愿意读书的小孩，必是贪着玩耍。哪怕玩耍的极无意识，集合无数小孩，三个成群，四个结党，闹得个乌烟瘴气。这类顽皮生活，总是寻常小孩免不了要经过的阶段。

这柳迟很是作怪，他从来不曾和左邻右舍的小孩在一块儿闹过一次，也不学那些小孩玩耍的举动，他不读书的时候，不是坐在位上，抬起头呆呆地望着楼板；便是站在丹墀里，发了呆似的，望着半空中飞走的乌云、白云。有时数墙上的砖，有时数屋上的瓦。见人家厅堂上悬了屏条，屏条上写的是大字便罢，若是小字，他必得从头至尾，数个清楚，柳大成夫妇也禁止他不了。

这么过了两年，他却练成了一种极奇特的本领：凡是多数在一块儿的物件，一落他的跟，即能说出一个数目来，不多不少。他的性质，虽不欢喜和小孩做一块，只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他倒欢喜去亲近。那地方上年老的人，也都喜和他东扯西拉地说故事。

是这们和许多老头儿混了一年，柳迟的性情又改变了。见了寻常混做一块的老头儿，他都不大答理了，却看上了一班叫化子。凡是来他家讨钱、讨饭的乞丐，他在里面一听得这声音，便和甚么最亲爱的人到了一般，来不及的跑出来。给了钱，又给饭，又给衣服，还得问那叫化的姓名、住址。有时高兴，约齐了无数的叫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做一块儿。他自己也装成一个叫化模样，或在桥洞底下，或在破庙里面，大家说也有，笑也有。若是天色晚了，便不归家，拣一个和自己说得来的叫化，在一条稿荐里面睡觉。柳大成夫妇虽疼爱儿子，但见儿子这般不长进，也实在有些气忿不过。将柳迟叫到跟前，训斥了好几次。无奈柳迟听了，只当耳边风。一转眼，又是右手拿棍，左手提篮，跟着老叫化走了。

湖南的叫化，内部很有些组织，阶级分的极严。不是在内部混过的人，绝看不出这叫化的阶级来。他们显然的表示，就在背上驮着的讨米袋。最高的阶级，可有九个袋。以下低一级、减一个袋。柳迟和许多叫化混了三年，背上已有驮七个袋的资格了。

一日，他讨了一袋米，走一个村庄经过。见晒稻子的场里，有十来只鸡，在青草里寻虫蚁吃。其中有一只老母鸡，大约有四五斤重。柳迟从袋中掏出一抓米来，把老母鸡引到跟前。顺手抢着鸡项脖，左手往鸡肚皮下一托，那只老母鸡，就到了柳迟的手。鸡翼膀略扑了两扑，连叫都没叫出一声。他们同伴偷鸡的手法，都是如此。最难偷的，是大雄鸡。雄鸡会跳跃，不肯伏在地下不动。老母鸡的性质，见人向他伸手，十九伏在地下。不过去攫的时候，总得叫一两声。所以下手就得抢着鸡项脖，使它叫不出声。左手托着鸡肚皮，鸡自然不会叫了。

柳迟既得了那只老母鸡，即走到河边，拾了一片碎磁，把鸡杀死。并不扞毛，只破开肚皮，去了肠杂，放下些椒盐、五香、酱油、白醋之类的东西在鸡肚皮里面，拿线扎了起来。调和许多黄泥，将鸡连毛包糊了。再从身上抽出一条大布手巾来，把讨来的米，倒在手巾里，就河水淘洗干净，用绳将毛巾扎好，也用湿黄泥包糊。然后走到山中，寻了些

枯枝干叶，拣土松的地方，掘一个尺来大、尺来深的洞。先把黄泥糊的母鸡放在洞里，将枯枝干叶纳满了一洞，取火点燃了，接连不断的添些。

是这们烧过了一个时辰，黄泥已烧得透心红了，柳迟才把鸡取了出来。趁那洞里正烧得通红的时候，把黄泥包的米放下去，只略略加了些儿柴在上面，那生米便能煨成熟饭。柳迟才添好了柴火，心里忽然寻思道：“有这们好的下酒物，没有酒，岂不辜负了这鸡吗？好在身边还有几文钱，何不且去买点儿酒来，再剥鸡子呢？”主意已定，就拿了一只碗，到近处酒店里买了酒。

回到山上，一看火洞的柴枝上面，竖了一片尖角瓦，心里登时吃了一惊。暗想：这深山穷谷之中，哪有本领很大的人来寻我的开心呢？原来，叫化子伴里，有这种极大的规矩：不是阶级很高的叫化，不能是这们弄饭菜吃。在这种场合，若有同道的经过，在火洞上竖一片尖角瓦，谓之起宝塔；在火洞旁边竖一根柴枝，谓之竖旗杆。不是在叫化子伴里最有本领的，阶级最高的，决不敢玩这种花头。烧饭的叫化遇了这种表示，必得停了饭不吃，在山前山后，寻找这起宝塔或竖旗杆的人。寻着了，彼此攀谈几句江湖话，果是本领不错，就请来同吃。

柳迟这日既发现了宝塔，便放下手中的酒，四处张望，却不见一个人影。在山底下都寻遍了，也是没有。回身走上半山，只见一个老道人，身穿一件破布道袍，背上驮一个黄布包袱，坐在一块石头上打盹。身旁放着一口六七寸宽、尺多长的红漆木箱。木箱两旁的铜环上，系了一条蓝布带。大约是行走时，将蓝布带缠在肩上的。柳迟心中忽然一动，觉得这老道不是寻常人。随即双膝跪在地下，磕头说道：“弟子求师三年，今日才遇见师傅了。望师傅开恩，收我做徒弟。”说罢，又连连磕头。那老道合着双眼不瞧不睬，好像是睡着没有醒来。柳迟磕过了十多个头，膝行移近了两步，又磕头如前说了一遍。老道醒来，揉了揉眼睛，打量了柳迟几下，口里喝了一声道：“我也和你一样，在外面讨饭糊口，那里有钱打发你？你不看我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有钱打发叫

化子的人么？”柳迟听了一点儿不犹疑的答道：“师傅可怜弟子一片诚心，求师求了三年，今日才见着了师傅。师傅慈悲，收了我罢！”老道哈哈笑道：“原来你想改业，不做叫化，要做道士。也好，我讨饭正愁没人替我驮包袱，提药箱。你要跟我做徒，就得替我拿这两件东西。但怕你年纪太轻，提不起，驮不动，那便怎好呢？”柳迟至诚不二的说道：“弟子提不起也提，驮不动也驮，师傅只交给弟子便了。”老道立起身来笑道：“你就提着这药箱走罢。”说话时，好像闻着了甚么气味似的，连用鼻嗅了几嗅道：“不知是哪一家的午饭香了，我们就寻这饭香气，去讨一顿吃罢。”柳迟也立起来，伸手提起那药箱，说道：“这饭香气，是弟子预备着孝敬师傅的。就在前面，请师傅去吃罢。”老道又哈哈大笑道：“我倒得拜你为师才好！你能弄得着吃，还有多馀的请我，不比我这专吃人家的强多了吗？”

柳迟引老道到了火洞跟前，把讨米袋折叠起来，给老道做坐垫。老道自己打开药箱，取出一个竹篾雕成的碗来。柳迟剥去鸡上黄泥，鸡毛不用手捋，都跟着黄泥掉下来了。老道全不客气，一面喝着酒，一面用手撕了鸡肉，往口里塞，不住的点头咂舌说：“鸡子煨得不错，只可惜这乡村之中，买不着好酒。”柳迟道：“好酒弟子家中有，且等弟子去取了来何如呢？”老道摇头道：“已用不着了。好酒来了，没有这们好的下酒菜，也是枉然。你家的好酒，留着等你下次又煨了这们好的鸡的时候，再请我来吃不迟。”柳迟连忙应是。没一会，酒已喝得点滴不剩，鸡也只剩下些骨子了。老道举起竹篾碗，向柳迟道：“拿饭来，做一阵吃了罢。”柳迟取出饭包，刨去了面上黄泥，解开扎口的线，估料饭多碗小，承贮不下，打算从自己袋里拿一个碗来，和老道分了吃。老道指着饭包说道：“快倒下来给我吃，不要冷了，走了香味。”柳迟不好意思不往竹篾碗里倒，谁知一大包饭倒下去，恰好一碗，一颗饭也没有多馀，更不好意思再从竹碗里分出来。只好双手捧着，递给老道。老道接过来，就用手抓着，往口里吃。一边吃一边说道：“这是百家米，吃了是可以消灾化难的。不过这里面有一大半太粗糙，吃下去哽的喉咙生

痛。你下次讨了这种粗糙米的时候，我教你一个好法子，可以使粗糙的立刻都变成上等熟米。你这袋里，不是有竹筒吗？把讨来的粗糙米，都放在竹筒里。抓一把竹筷子，慢慢一下一下的舂，舂到一千下开外，簸去筒里的糠屑，不都变成上等熟米了吗？”

柳迟听了，暗想：师傅也是我们这圈子里的老手，我难道真是讨饭的人，拜了师，还学这些玩意？当下也不敢说甚么，只是点头应是。老道大把的抓着吃，一会子就吃了个一千二净。柳迟忍着饿，立在旁边。老道仍将竹苑碗纳入药箱，立起来伸了个懒腰，双手摸着大肚皮笑道：“这顿饭扰了你，算吃了个半饱。我就住在清虚观，你下次煨了这们肥的鸡子，再给我一个信，我不和你们小孩子讲客气。圣人说过的：有酒食，先生饌。你一有信给我，我就来叨扰，决不教你白跑。”柳迟道：“清虚观在甚么所在？弟子实不知道，得求师傅指示。”老道打量了柳迟两眼笑道：“你既不知清虚观的所在，便说给你听，你也找寻不着，罢罢，你提了药箱，跟我一道儿去罢。”柳迟欢喜得又爬在地下磕头。先背好了自己的讨米袋，一手挽着药箱，跟定老道，走了二十多里路。

天色已渐渐向晚了，柳迟肚中实在饥饿不堪，两腿又走得乏极了，忍不住问道：“师傅的清虚观在甚么地方，此去还有多远的路呢？”老道随便点点头，有声没气的应道：“大概还远了。你力乏了，走不动么？就坐在这里歇歇也使得。但是我肚中，又觉得有些犯饥了，哪里再有一只那们好的煨鸡，给我吃一顿才好。”柳迟道：“这时天色不早了，人家的鸡都进了埘，如何弄到手呢？并且就有鸡，一时也难煨熟，弟子袋里的米，也没有了。师傅既是肚中犯饥，请在这里坐坐，弟子就去讨一碗热饭来。此刻正是人家晚饭时候，讨来必是热的。”老道又点了点头道：“这便生受你了。我坐在这里等着，好孩子就去罢，我肚中饥得难过了。”柳迟即将药箱放在老道身边，背了讨米袋，急急忙忙，望屋上有炊烟的人家走。亏得他年纪轻，人家瞧着他可怜，都肯给他饭。连讨了三五家，集聚了一竹筒热饭。恐怕冷了，师傅不好吃，拿几个袋，将竹筒包裹起来。饶着自己的饥火中烧，馋涎欲滴，也不敢先吃一点。

跑回原处一看，哪里有个老道呢？柳迟心里着急，口里连声呼着：“师傅在哪里？”呼了几声，不见有人答应。再低头一看，那红漆药箱仍放在一块石头旁边。心想：师傅刚才确是坐在这块石头上，这箱是放下的，并不曾移动，师傅若是走了，怎么不把药箱带去哩？我又不知道清虚观在甚么地方？这夜间教我去哪里寻找呢？莫不是师傅到僻静地方大解去了，恐怕我回头，认作他走了，所以特留下药箱，使我好在这里等候？不然，就是因我讨饭去久了，他等得不耐烦，自去各村庄找我，仍是怕我回头错过，留下这箱子，免得我跑开？没法，只得坐在这里等。柳迟想罢，便挨着药箱坐下来。天色一阵黑暗似一阵，看看已对面不见人了，还不听得一些儿声息。又不知道这块叫甚么地名，因平日不曾来过，并不知道是哪一县境所属。禁不住心中慌急，倒把肚中饥饿忘了。足等候了两个时辰，没有动静，只得把讨来的饭吃了。提了药箱，走到地势略高的所在，向四面张望，看何处有灯光，即到何处投宿。四周都看了一遍，全没一点儿光亮。心想：今夜只怕要在树林中歇宿了。但是得拣一处青草深厚的所在，上面有树枝盖着，才不至受凉。遂带走带寻觅可歇宿的地方。

转过一只山嘴，忽见一盏很明亮的灯光，从树林中透了出来。柳迟登时把一颗心放下了。随向有灯光处走去，走到临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很庄严的庙宇。庙门大开着，神殿上点着一盏大琉璃灯。柳迟立在门外，朝庙里张看。神殿上不见一人，静悄悄的，觉得有一股阴森之气袭来，身上的毛发，都不由得直竖起来。偶抬头见大门牌楼上，悬着一方金字大匾。借着星月之光看去，分明是清虚观三个大字，不觉失声说道：“好了，清虚观在这里了。”胆气立时壮起来，大踏步上了神殿。一个小道童正伏在神案上面打盹，听得脚声响，拔地跳起身来，对柳迟大喝道：“哪里来的穷叫化？怎么讨吃讨到我庙里来了呢？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幸亏我不曾睡着，你打算来偷这口铜磬么？”柳迟也大喝一声道：“胡说，谁教你这东西偷懒，坐在这里打盹，大门也不关上呢？”小道童一眼看见了柳迟提的那药箱，即转了笑容，问道：“你是送药箱

来给我师傅的么？我多久就坐在这里等你，坐的撑支不住了，才伏在案上打盹。”柳迟也忙转笑脸答道：“很对不住，劳师兄久等。不知师傅可曾吩咐了甚么话？”小道童答道：“师傅只吩咐等你一到，就带去见他。”柳迟喜不自胜的卸下背上的讨米袋，双手捧了药箱，随小道童引进一间洁净无尘的房内。只见老道盘膝坐在一张床上，垂眉合眼，像是睡着了。柳迟偷眼看老道的衣服，灿然夺目，哪里是白天看见的那件破道袍呢？床的两边，烧着两枝臂儿粗的大蜡烛，床前放着一个蒲团。老道身后的壁上，悬挂一把三尺来长的宝剑和一个朱漆葫芦。柳迟不敢慢忽，双膝跪下蒲团，将药箱顶在头上，说道：“弟子送药箱来了。”老道两眼一睁，即有两道光芒射将出来，和闪电一样，柳迟不禁吓了一跳。不知老道是何许人？传了柳迟甚么本领？且待第二回再说。

第二回 述往事双清卖解 听壁角柳迟受惊

柳迟吃了一惊，忙低头不敢仰视。老道教道童将药箱接过去，微笑点头说道：“你今夜必已十分疲乏了，且去安歇了，明早再来见我。”说时，随向小道童道：“你将来须他帮扶的时候不少。他此刻年纪比你轻，又系新拜在我门下，凡事你得提引着他。你要知道，我得收他做徒弟，是我的缘法；你得交他为师兄弟，也是你的缘法。他的夙根，深过你百倍，道心又诚，其成就不可限量，你须记取着我的言语。”小道童垂手静听。老道说毕，仍合上两眼。

小道童引柳迟到外面，低声问柳迟的姓名、住址，柳迟一一说了，回问小道童的法号，小道童道：“师傅替我取的名字，叫双清。”柳迟道：“师兄跟随师傅几年了？”双清掐着指头算了会儿道：“已是五年了。我本姓陈，乳名叫能官，山东曹州人。九岁的时候，被卖解的拐在河南，逼着我练把式，苦练了三年。从河南经湖北，一路卖解到湖南。挣的钱，着实不少。这回在长沙教场坪，用绳牵了一个大圈子，预备尽量卖三日，便去湘潭。第一日，我把所有的技艺全使了出来，看的人盈千累万，没一个不叫好，丢进圈子的钱很多。这日我因使力太久了些，玩到将近收场的时候，失脚从软索上掉了下来，但我仍是双足着地，并不曾跌倒。便是看的人，也没一个看出我是失脚来。

“谁知拐我的那周保义，混名五殿阎王，见我第一日就失脚掉下来，竟勃然大怒。当着众人，没说甚么，只向我瞪了一眼，我就知道不好。收场后，落到饭店里，我见饭店门首有一个卖药的道人，摊放许多纸包在地下，口里高声说道：‘不论肺癆气膨，年老隔食，以及一切疑难杂症，只要百文钱买一包药，无不药到病除，并可当面见效。’道人是这么一说，登时围了一大堆的人，看热闹的看热闹，买药的买药。是不该，也钻进人丛中去看，道人看见我，就问道：‘你不是害了相思病么？我这里药可治。’那些看热闹和买药的人，见道人和我说话，一个个都望着我。听说我害相思病，大家哄笑起来。我正有些不好意思，不提防从后面一个耳光打来，打得我两眼出火。我回头一看，只吓得心胆俱裂。原来打我的，就是周保义。打过我一下耳光，一把抓住我的顶心发，拖进饭店。当时也没再打我，直到夜深，饭店里的人都睡着了，周保义关上房门，将我捆起，毒打了一顿。他照例是半夜打我，不许我叫喊，只要叫喊了一声，就得打个半死，三五日不能起床。然而尽管我不能起床，次日天气不好，或大风，或大雨便罢，由我睡在床上，不过睡几日，几日没饭给我吃。若是次日天气晴朗，哪怕我动弹不得，也得逼着我，勉强挣扎，同去卖解。并且，在外面还不许露出挨了打不能动弹的样子。我挨打挨的多了，便打死了，也不敢开口叫喊。”

“这夜在饭店里，毒打了一顿。亏得周保义怕我第二日不能卖解，没打伤我的筋骨。次日仍到教场坪，昨日看的人四处一传说好看，这日来的更多了。我一上软索，即瞧见昨日卖药的道人，也在人丛中睁眼望着我，我也不在意。才走到软索中间，忽见眼前一亮，脚底下一软，扑的跌下地来。那索成了两段，和快刀截脱的一般。这一跤跌得我心头冒火，仿佛觉得是那道人有意作弄我似的。不由周保义吩咐，趁着看客哄闹的时候，跳起来，从兵器架上抢了一把刀，拼命的来追那道人。眼见那道人在前面走，只是追赶不上，越追越气忿，脚底下跑的越急。我在河南练跑，很练了有工夫，一气追出城，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一座山里，道人立住脚，回头笑道：‘你的相思病，是得我医治。你的罪也受

够了，还不快把刀放下，跟着我来，更待何时。’我这时心里和做梦才醒似的，立时把刀丢了，就跟着到了这里。那道人便是你我此刻的师傅。”

双清说到这里，猛听得檐边一声风响，接着红光一闪。柳迟惊得立起来问：“怎么？”双清笑道：“你跟我去安歇罢。”旋说旋挽了柳迟的手，到西院中一间房里。柳迟看这房，没甚陈设，仅有一张白木床。床上铺着一条芦席，一没有蚊帐，二没有被褥。房中连桌椅都没有。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钉在壁上。双清伸手将灯光剔亮了些儿，向柳迟说道：“老弟今夜且和我做一床睡了罢。看师傅明日怎样吩咐，再替老弟安置床铺。不过我这床，太不好睡，只怕老弟睡不惯。”柳迟道：“我山行野宿了三年，为的就是准备好睡这般的床。”双清并不脱卸衣服，也学老道的模样，盘膝坐在东边。

柳迟心里总放不下那檐前风响和那一闪红光，遂问双清道：“刚才那神殿前檐的风响和那闪电般的红光，毕竟是甚么缘故呢？”双清已合上了两眼，听了柳迟的话，即时张开眼，露出惊慌的样子。停了一会才说道：“老弟在这里，凡是可以说给老弟听的事，自然会说，不待老弟问。我不说的，便是不可问的事，老弟记取着。这地方不是当耍的。老弟初来，也难怪不知道。还有一层，老弟得千万留意：若是夜深听了甚么响动，切不可认作是偷儿来了，起来窥探。一有差错，就祸事不小。”柳迟连忙点头应是，不敢再问。

一宿已过，次日早起，柳迟向老道请安。老道笑问道：“你讨饭很能过度，为甚么定要拜我为师？你心里想学习些甚么呢？”柳迟叩头说道：“弟子的家资，粗堪温饱。只因觉得人生有如朝露，消灭即在转瞬之间，所以甚爱惜这有用的精神，不肯拿去学那些无关于身心性命的学术。思量人间果有仙佛圣贤，必不肯混迹富贵场中，拿着膏粱锦绣，来戕贼自己。壶公黄石，都是化身老人，或者于野老之中，能见着至道。弟子因此凡与年老的人相遇，莫不秉诚体察。无奈物色经年，绝无所遇。又思量古来仙佛度人，多有不辞污秽，杂身乞丐中的。欲求至道，

不是自己置身乞丐里面，必仍是遇不着。所以竟忍心抛弃父母，终年在外行乞。虽饱受风霜苦痛，都只当是分内。还没想到有这们迅速的，就遇见了师傅。望师傅慈悲，超拔弟子脱离苦海。”老道仰天大笑道：“难得难得！不过你的志愿太大，夙根太深，譬如卞和的璞，交给一个不会雕琢的匠人，岂不可惜？我的道行，深愧浅薄，不能作你的师资。只是你我相遇，总算有缘，不可教你空手而返。我于今且传你静坐吐纳的方法，这是入道的门径，不论是谁，都不能不经由这条道路。”柳迟欣然受教。老道将方法传授完了，说道：“看你精进的力量如何。有了甚么工夫，我自然知道按着层次教你。”柳迟心领神会了所传方法，就在清虚观朝夕用功。

流光如驶，不觉已是半年。这夜，柳迟正独自在房中静坐，忽听得屋瓦声响。初听还疑是猫儿，仔细听去，觉得猫的脚步，若是在瓦上跑得这们快，便没有这们轻。柳迟的视觉和听觉，本来都比寻常人灵捷。这种又轻又快的脚声，在寻常人耳里，必一些儿听不出。柳迟又正在静坐的时候，所以能听出是人的脚步来。再侧耳听去，那声音直奔向自己师傅的院中去了。心里偶然一动，便想探听这脚声的下落。悄悄走到老道人房外，见有灯光从窗格里透将出来，里面好像有许多人呼吸的声音。

柳迟用一只眼睛，从窗缝里向室中张看，只见自己师傅依然盘膝坐在床上，两边椅上，排列坐着十二个人，都是玄色衣服，青巾缠头，背上斜插一把长剑，腰间悬着一个革囊，一般无二的装束。若不是容貌有美恶，身体有高矮，只怕连他们自己也分不出谁是谁来。双清也坐在末尾一把椅上，身上已不是小道童的衣服，雄纠纠的坐在那里，全不是平日温和的神气。

只见坐在第一把椅上，一个二十来岁书生气概的少年，立起身来说道：“贯晓钟在南州，劫节妇王李氏的养老银六十两，送与白衣庵淫尼青莲。在长岭杀死孤单客商，劫得散碎银十七两。逼奸行路妇人，幸得有人经过，未得成奸。弟子曾三次向他背诵师傅的戒条，并细细的规劝